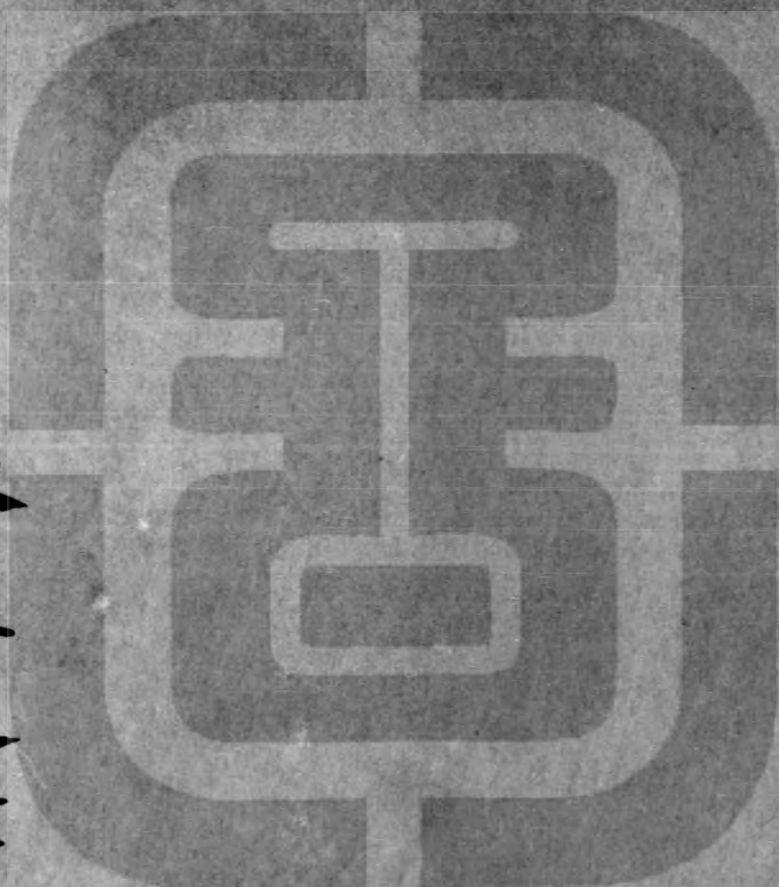


菽園雜記

卷五之七



菽園雜記卷五

吳郡陸容文量著

宗人府署印內府管將軍宿衛中都留守舊規皆以國戚充之勲臣非在戚里不得與也今署宗人印者如故管將軍非國戚者自安遠侯柳景始留守非國戚者自都指揮孫安始一則黃緣縉雲侯一則黃緣汪直皆命由中出此亦政體一變也

京師元日後上自朝官下至市人往來交錯道路者連日謂之拜年然士庶人各拜其親友多出實心朝官往來則多汎愛不專如東西長安街朝官居住最多至此者不問識與不識望門投刺有不下馬或不過其門令人送名貼者遇黠僕應門則皆卻而不受亦

有閉門不納者在京仕者有每旦朝退即結伴事此至入更酣醉而還三四日後始暇拜其父母不知是何風俗亦不知始於何年聞天順間尚未如此之濫也

景泰年間吏部尚書王公文戶部尚書陳公循皆以少保大學士居內閣王之子倫陳之子瑛順天府鄉試俱不中式二公文章指摘考試官劉儼之失欲罪之上不罪儼而許倫瑛得會試是以阿附者有欽賜舉人之稱此亦一代異事也其後文遇害循謫戍儼卒官謚文介

摺疊扇一名撒扇蓋收則摺疊用則撒開或寫作箒者非是箒即團扇也團扇可以遮面故又謂之便面觀

菽園雜記卷五 五十一

前人題詠及圖畫中可見已聞撒扇自宋時已有之或云始永樂中因朝鮮國進松扇上喜其卷舒之便命工如式為之南方女人皆用團扇惟妓女用撒扇近季良家女婦亦有用撒扇者此亦可見風俗日趨於薄也

岳季方能畫葡萄嘗作畫葡萄說近於宣府李士常家見其自書一通筆畫清勁不俗其言葡萄本中國名果重自上古神農九種功力為最世謂得之大宛歸種漢宮皆未之考意者初不經見而博望貳師之所得者又將特異遂附會之此說有見又云其幹懼者廉也節堅者剛也枝弱者謙也葉多蔭者仁也蔓而不附者和也實中果可啖者才也味甘平無毒入藥

力勝者用也屈伸以時者道也其德之全有如此者予謂中果入藥分才用似未穩屈伸以時人亦難曉蓋京師種葡萄者冬則盤屈其幹而庇覆之春則發其庇而引之架上故云然此蓋或種於庭或種於園所種不多故為之屈伸如此若山西及甘涼等處深山大谷中徧地皆是誰復屈之伸之

皇宋第十六飛龍元朝降封瀛國公元君召公尚公主時承錫宴明光宮酒酣伸手扒金柱化為龍爪驚天容元君含咲語群臣鳳雛寧與凡禽同侍臣獻謀將見除公主泣淚沾酥胸幸脫虎口走方外易名合尊沙漠中是時明宗在沙漠締交合尊情頗濃合尊之妻夜生子明宗隔帳聞笙鏞乞歸行官養為嗣皇考

菽園雜記卷五 五二

崩時年甫童元君降詔移南海五年乃歸居九重憶昔宋祖受周禪仁義綽有三代風至今兒孫主沙漠吁嗟趙氏何其隆此詩舊錄於鄉人過指揮問其所從來云得之上虞布衣袁鉉未知何人作也後於王元直學正家閱福建

縣志書始知為閩人俞應

則所作若其事則備載錢塘瞿宗吉歸田詩話及袁忠徹符臺外稿然忠徹以此為虞伯生作則非也玩味詩中至今兒孫主沙漠之句似言元君避歸沙漠後事應則其國初人與

本朝自己己之變各邊防守之寄益周於前如各方面有險要者俱設鎮守太監總兵官巡撫都御史各一員下人名為三堂宣府大同遼東陝西三邊又有協

守分守遊擊等官其制尤為縝密但近來添設頗多姑舉北直隸言之如薊州永平山海等處密雲古北等處居庸關等處各有鎮守內官鮎魚石等營黃崖口等營臺頭營山海等處水平太平寨青山營蛾眉山營遵化灤陽等關劉家口等處黃花鎮紫荆關倒馬關凡二十四處各有守備內官武官稱是夫武官分布要害遇有警急各任其責內官之設既非令典今以數百里之地其多如許况此輩原無祿食太平之時日費頗豐不免取諸所部孰敢誰何萬一事起不測折衝禦侮必賴將臣彼亦無能為也或犯吏議則朝廷又多原之軍力之疲敝軍政之不修有由然矣

朝廷盛禮慶成宴其一也而禮官多因時遷就不愜公論識者不能無議焉成化間泰和楊導叔簡為尚寶卿有以六品七品位其上者叔簡貽書葉文莊公有云慶成之宴非所以酌講讀之勞榮有事也中左之序非所以彰彈劾之能念駁奔也而票名之設戾於告示亦愚弄賢士矣暗定之計形於手本豈非尊禮勢要乎以經筵為講讀之官則符寶所司蓋實密務况其間有去翰林而任春坊者以給舍為近侍之列則尚寶正官實非外屬又其間有正七品從七品之異乎不肖承乏近侍廿載有餘每以司丞列於銀臺棘寺之亞今以正卿班於經筵給事之後豈有司倉卒所致而不加思乎事有因時損益者必不悖朝廷

莫如爵之訓禮有緣人情起者豈亦恃君子無所爭而為云云叔簡與文莊素厚而必貽之書者亦庶幾其能行之乎

城隍之在祀典古無之後世以高城深池捍外衛內必有神主之始有祠事惑於理者衣冠而肖之加以爵號前代因襲其來久矣洪武元年各處城隍神皆有監察司民之封府曰公州曰侯縣曰伯且有制詞蓋其時

皇祖尚未有定見三年乃正祀典詔天下城隍神主止稱某府城隍之神某州城隍之神某縣城隍之神前時爵號一切革去未幾又令各處城隍廟內屏去間雜神道城隍神舊有泥塑像在正中者以水浸之

菽園雜記卷五 五十四

泥在正中壁上卻畫雲山圖神像在兩廊者泥在兩廊壁上此令一行千古之陋習為之一新惜乎今之有司多不達此往之塑為衣冠之像甚者又為夫人以配之習俗之難變愚夫之難曉遂使

皇祖明訓託之空言可罪也哉

釋迦生周昭王二十四季四月八日中國人奉胡教者於是日記其神周正建子四月即今之二月也今以夏正四月八日為佛生日非也此說出臞僊最為有見然今朝中以四月八日為佛節賜百官喫不落莢莫有覺其非者

天順七年二月十二日兵部奉特旨遣使臣下旱西洋曰哈列地面曰撒馬兒罕地面曰哈失哈兒地面曰

阿速地面曰土魯番地面曰哈密地面曰亂加思蘭
處各正副使一員皆外夷人仕中朝者或大通事或
都督或都指揮等官皆有主名矣居無幾何寢而不
行或云李文達公之力也此事一行朝廷爵賞靡
費固不可言而沿途軍民勞苦損費亦何紀極况異
時啓釁又未可知使此事果自李公而止正所謂仁
人之言也

諸司官

御前承旨皆曰阿其聲引長老子云唯之與

阿相去幾何則阿為應辭其來遠矣

京營之制國初止有五軍營五軍者中軍左掖右掖左
哨右哨也此外有曰大營曰圍子手曰幼官舍人營
曰十二營皆五軍營之支分每營各有坐營把總官

菽園雜記卷五 五五

多寡不等永樂初始以龍旗寶燧下三千小達子立
三千營內有坐營管操上直披明甲等官又有隨侍
營則三千營之支分也亦有坐營官以統之神機營
永樂中征交趾得其神機火箭之法因立是營亦有
中軍左右掖左右哨各有坐營把司把牌官又有曰
五千下者永樂中得都督譚廣馬五千匹今所謂譚
家馬者即此別有坐營把司官統之此則神機營之
支分也已上舊名三大營至成化初季以言者議選
取三大營精兵設立團營十二曰奮武曰耀武曰練
武曰顯武曰敢勇曰果勇曰効勇曰鼓勇曰立威曰
伸威曰揚威曰振威每營各有坐營把總官統之遇
出征即量調以行三大營所存無幾名曰老家兒專

備營造差撥等用十二團營精兵在京各衛并在外各都司所屬及南北直隸衛所共二十五萬分為春秋二班團操聽調此京營制度之大畧也

平江侯陳公豫鎮守臨清日館客作詩有箴前絡緯啼之句侯謂草蟲不可言啼遂疏之不知絡緯啼李太白已道之矣客終無以自明二人蓋未嘗讀李詩故也成化間有吏建言時事禮科給事中忌之以激厲風俗之厲不从力參送法司問罪不知厲本古字漢書凡云風厲勉厲皆不从力此吏亦不能自明二人蓋未嘗讀漢書故也兵科給事中閱兵部題本以伎不从女呼吏笞之翌旦有不平者令受笞吏執韻書以進乃赧顏慰遣之此蓋識俗字不識古字故也凡

菽園雜記卷五 五十六

遇人文字所見未的輒疵議之後能無悔也乎

青州生員古清恃才妄作凌虐鄉里死葬後人發其屍支解之懸於林木濬縣王都憲越之父既葬被發而喪其元求之不得乃刻木以代而葬之後食醑至甕底其元在焉王以是終身不食醬嘗聞之僚長張文謹云

嘗聞火雞食火犀食棘刺野羊割腹取脂復生又見列子等書言昆吾之劔切玉如泥火浣之布入火愈鮮不灰之木火蕪不壞皆未之信近日滿刺加國貢火雞軀大於鶴毛羽雜生好食爇炭駕部負外郎張汝弼親見之甘肅之西有饕羊取脂復生聞之高陽伯李文及彼處奏事人云然犀之食棘刺則予所親

見也火浣布友人凌季行有一縷如指不灰木譯史
劉梗有束帶以火驗之信然由是觀之切玉之劍蓋
或有之特未之見耳

聞都御史朱公英云廣東海濱變虎近海處人多掘岸
為坡候其生前二足緣坡而上則襲取食之若四足
俱上坡則能食人而不可制矣又聞按察使孔公鏞
云廣西蚺蛇其大者皮甲鱗皴雜生苔蘚與山石無
辨獐鹿誤從摩癢則掉尾絞而吞之土人取其膽則
轉腹令取畧不傷啣後復遇人取膽仍轉腹以癩示
之人知其然亦不復害也

十三道御史與六部各司平行文移謂之手本御史有
欠謹厚者頗以言路自恃署名字大寸許一即官厭

菽園雜記卷五 五七

之貽之口占云諸葛大名垂宇宙今人名大欲如何
雖於事體無妨礙只恐文房費墨多諸司傳聞以為
談笑大書之風由是稍息或云郎官為王兵侍偉

嘗閱舊簿書正統景泰間會議五府六部都察院大理
寺通政司之外有閣老及掌科無掌道官今有十三
道而閣老不與聞始自李文達公上請而然各道與
議不知始何時景泰間各邊鎮守巡撫官會本奏事
及兵部覆奏皆以總兵官為首今皆首內臣天順以
前公侯伯都督管營者止稱坐營官總兵之名乃下
人私相稱謂移文中無之其以總兵自稱則近季始
及汪直用事時邊方事皆令兵部與總兵官計議則
總兵之稱又出自 御筆矣蓋內閣大臣非止養望

而已廟堂謀議非所辱也御史職主糾察一與會議雖謬誤不復可言矣拉使與議殆以籍其口耳各邊總兵掛將軍印奉制敕得專生殺之柄宜非他官之所當先今朝鮮國王咨文惟咨遼東總兵官是已律中所謂總兵官蓋指掛印征進者若京師六軍總於天子非臣下所得而專制也此皆故事之因時而異者然一成而不可變矣

蘇州自漢歷唐其賦皆輕宋元豐間為斛者止三十四萬九千有奇元雖互有增損亦不相遠至我朝止增崇明一縣耳其賦加至二百六十二萬五千九百三十五石地非加闢於前穀非倍收於昔特以國初籍入偽吳張士誠義兵頭目之田及撥賜功臣與夫

菽園雜記卷五 五

豪強兼併沒入者悉依租科稅故官田每畝有九斗八斗七斗之額吳民世受其惠洪武間運糧不遠故耗輕易舉永樂中建都北平漕運轉輸始倍其耗由是民不堪命逋負死亡者多矣

宣宗明燭是弊詔官田減稅三分時格於國用不足之議事遂不行郡守况鍾抗章上請得遵優旨共減稅糧七十二萬餘石又得巡撫周文襄公存卹惠養二十餘季歲豐人和汔可小康自後水旱相仍無歲無之加以運漕虧折賠賂不訾民復困瘁况沿江傍湖園分時多積水數年不畊不獲而小民破家鬻子歲償官稅者類皆重額之田此吳民積久之患也

京師鉅刹大興隆大隆福二寺為朝廷香火院餘有賜額者皆中官所建寺必有僧官主之中官公出必於其寺休憩巧宦者率預結僧官俟其出則往見之有所請託結納皆僧官為之關節近時大臣多與僧官交歡者以此京衛武學之東智化寺太監許安輩以奉王振香火者天順間主之者僧官然勝讀書解文事時閻禹錫以國子監丞掌武學事勝則往拜焉禹錫托故不見他日饋茶餅卻之以詩投贈又卻之終始不與往還禹錫可謂剛介之士其賢於人遠矣

湯都指揮胤績博學彊記論議英發為詩文亦雄健有氣然性傲妄眼空時輩於朝士有一日之長輒以賢

菽園雜記卷五 五九

弟賢姪呼之人多不堪以其有時名不較也成化初言者以將材薦有才兼文武可當一面之語戲者以湯一面名之陝西孤山頗號險要適參將負缺兵部以胤績舉充即鎮未久有故人來謁呼酒共飲適報虜數騎薄城下胤績語故人云先生姑自酌吾往生擒胡雛來與觀也方出城未遠有胡伏溝中一箭中咽而斃人又名之曰湯一箭云此可以為將官夸大輕率之戒

御史職司風紀中書舍人供奉絲綸其任皆不薄也名器之輕重衣冠之榮玷則繫其人焉近時一進士素出入閣老萬公之門得改翰林庶吉士萬病陰痿吉士自譽善醫具藥潘為洗之因得為御史翌聖夫

人之姪季通以門蔭官中舍一同寮濟寧人與通友善嘗得歸省以篋寄通所封鐫甚固夫人素諳世故命啓視之其人固辭夫人不許乃強啓之一篋有舊衣數件其下皆書籍一篋舊衣下皆土擊夫人大怒曰他日欲誣我家耶命歐之通跪請乃令自擔其二篋去時人為之語曰洗烏御史挑土中書一時同官者氣為沮喪其辱敗士風甚矣

文莊葉公巡撫兩廣時素與丘內翰仲深不合丘每投閒毀之庚辰進士廣西張某嘗短葉於丘，曰為先容進謁李文達言賊至城下葉猶詠詩不輟且殺無辜之民為功文達素知葉公默識而已蓋張某歸省時葉嘗知其不檢疎之由是致怨丘之不察也丘素

菽園雜記卷五 辛

知文事非文達所長且復護短乃謂葉笑其詩文不佳李公銜之他日錦衣呂指揮貴湯都指揮胤績盛稱葉公學問文章之美且云置之內閣於先生無忝文達撫然曰與中笑我乃為入閣地邪及大藤峽用兵 敕韓公雍書有云往者葉某虛張捷報致賊猖獗蓋張某先入之言至是始發也葉公後曰言官之薦僅以右僉遷左僉而已文達沒後始得入禮部云國初諸司皂隸主驕後而已宣德間始有納銀免役者聞宣廟因楊東里言京官祿薄遂不之禁名曰柴薪銀天順以來始以官品隆卑定立名數每歲銀解部以鉅萬計在京諸司皆出畿內并山東山西河南州縣南京諸司則皆出南畿州縣予未第時見京官索

皂銀意頗薄之及仕京乃知不可無也後官武庫嘗以為有害於義欲奏請改作折俸名色俸多而皂隸銀數不足者乃以鈔絹補數庶幾名正言順屬草時以此事屬兵部折俸屬戶部事體窒礙不果行

京師人家能蓄書畫及諸玩器益景花木之類輒謂之愛清蓋其治此大率欲招致朝紳之好事者往來壯觀門戶甚至投人所好而浸潤以行其私溺於所好者不悟也錦衣馮鎮撫瑤中官家人也亦頗讀書其家玩器充聚與之交者以馮清士目之成化初為勘理鹽法差揚州城中舊家書畫玩器被用計括掠殆盡濁穢甚矣吾鄉達有為刑部郎者素與往還亦嘗被其所賣馮死後人始言之凡居官者此等事亦不

菽園雜記卷五 卒一

可不知也

山西石州風俗凡男子未娶而死其父母俟鄉人有女死必求以配之議婚定禮納幣率如生者葬日亦復宴會親戚女死父母欲為贅壻禮亦如之

三代至春秋時用兵率以車戰秦漢而後以騎兵為便故兵車之制車戰之法今皆不傳漢有武剛車晉有偏箱車然不過行載輜重止為營衛而已其出擊仍以騎兵故能制勝唐房琯擊安祿山用春秋車戰之法卒以取敗蓋春秋時敵國皆車戰又皆戰於平原廣野其兵將亦皆素練車戰之人故宜之琯以車祿山以騎時異勢殊故用有利鈍非車之罪也今中國擊胡欲用車戰此最不通時宜者迺者都御史李公

賓亦以戰車為言兵部重違其請嘗令成造試之不
欲顯言其非第云備用而已都御史王公越時提督
京營或問戰車之名王云是名鷓鴣車蓋謂鷓鴣啼
行不得也李聞而志之

成化間漕河築隄一石中斷中有二人作男女交媾狀
長僅三寸許手足肢體皆分明若雕刻而成者高郵
衛某指揮得之以獻平江伯陳公銳以為珍藏焉
此等事雖善格物者莫能究其所以

楊文貞公在內閣時夫人已早世惟一婢侍中櫛而已
一日中宮有喜慶文武大臣命婦皆朝賀

后聞公無命婦令左右召其婢至則諸命婦已退矣
太后見其貌既不揚衣復儉陋命妃嬪重為梳整易

菽園雜記卷五 六十二

內製首飾衣服而遣之且笑云此回楊先生不能認
矣翌旦命所司如制封之不為例其眷遇之隆如此
聞此即南京太常少卿導之母也導字叔簡能詩文

善談論以尚寶卿陞是官文徵明云文貞聞有封婢
嚴之說人或繼日以導惟思容或有朝廷特按文貞元配
制詞載在文貞續集附錄內安得云無此說也衡山

詩蝶螻在東釋者以為天地之淫氣或以為日光射雨

氣而成然今人露置酒醬於庭見虹則急掩蓋之不
爾則致消耗相傳虹能食此嘗聞廣西杜監生云其
家舍旁督井時時出虹叔父頗健狠率僮掘之深丈
餘見一肉塊大如釜無首尾蛻蛻而動欲煮之家人
不可乃舉而投水中自是此處不復出虹矣虹蛻蝶

竦字皆從虫古人制字必有所見又虹字北方人讀作岡去聲今吳中名鞭撻痕亦用此音其即此字邪占卦者以錢代著其來久矣舊以無字一面為陽有字一面為陰至朱文公反之以有字為面為陽無字為背為陰有儲水者以為古銅器物款識皆在背如鏡是已予按此說非也錢之有文為錢設也今印信與宮衛銅牌皆然錢背間亦有一字者印背有鑄造季月字銅牌背有號數字若鏡之為器主照物不重在文豈可以此為律邪

初過呂梁洪沾頭聞直沽不知洪沽字義後考之石阻河流為洪方言也又蜀人謂水口為洪梓潼水與涪江合流如箭故有射洪縣若沽乃漁陽水名今直沽

菽園雜記卷五 六十三

雖與漁陽地相近然註云水出漁陽塞外東入海則又非矣所謂直沽沽頭蓋水道之通名亦方言如淩字本雨不絕貌今南方以為溝渠之名北人則不解道也

病痔者用苦蘆菜或鮮者或乾者煮湯以熟爛為度和湯置器中閣一版其上坐以薰之候湯可下手捺苦蘆頻々揉洗湯冷即止日洗數次予使宣府時曾患此疾太監弓勝授以此方洗數日後果見効故記之蘆一作苣北方甚多南方亦有之

故友支禧字有禎篤行之士嘗言星辰雲物天之章也今衣段織雲者庶民皆服之五糖七糖席面內有糖人是人食人也有賢者在位當禁之言雖迂甚有理

致

菽園雜記卷五

菽園雜記卷五 六十四

菽園雜記卷六

吳郡陸容文量著

元起朔漠建都北平漕源不通江淮至元初糧道自浙
 西涉江入淮由黃河逆水至中灤旱站陸運至淇門
 入御河中灤即今開封府封丘縣地淇門今屬大名
 府濬縣乃淇水入御河之處即枋頭也去中灤旱站
 一百八十餘里自黃河逆水至中灤自中灤陸運至
 淇門其難蓋不可言况運粟不多不足以供京邑之
 用於於是遂有海運之舉然海道風濤不測損失頗多
 故又自任城開河分汶水西北至須城之安民山入
 清濟故瀆通江淮漕經東阿至利津河入海由海道
 至直沽接運至京任城今之濟寧州也須城今之東

平州也其後海口沙壅又自東河陸運二百餘里至臨清始入御河其難尤不可言時有韓仲暉邊源輩各出已見相繼建言乃自安民山開河直抵臨清屬于御河而江淮之漕始通矣然當時河道初開不甚深闊水亦微細不能負重載所以又有會通河止許一百五十料船行之禁海運之初歲止得米四萬六千餘石其後歲或至三百餘萬石會通河所運之米每歲不過數十萬石終元之世海運不罷

國初定鼎金陵惟遼東邊餉則用海運其時會通河尚通今濟寧任城閘北岸見有洪武三年曉諭往來船隻不得擠塞閘口石碣在至二十四年河決原武漢漫過安山湖而會通河遂淤自是江淮舟船始不至

御河矣永樂間肇造北京糧道由江入淮由淮入黃河水運至陽武發河南山西二布政司丁夫旱路般運至衛輝上船由御河水運至北京亦不可謂不難矣後得濟寧州同知潘叔正建言工部尚書宋禮等提督始開鑿會通河潘之建言止為濟寧州往北旱站遞運軍需等項艱苦欲開此河以省民力耳初未嘗言開此漕運也河成宋尚書建言始從會通河漕運而海運於是乎罷當會通河漕運之初又得平江伯陳瑄於凡河道事宜莫不整頓所以至今京儲充羨不至缺乏者會通河之力開鑿經理以底於成者斯又數君子之力也此出刑部侍郎三原王公恕漕河通志節其要語記之

張巡力竭西向再拜曰生既無以報陛下死當為厲鬼以殺賊此厲字與伯有為厲之厲不同原其意誓欲為猛厲之鬼以殺賊耳李翰表云臣聞強死為厲游魂為變有所歸往則不為災此正伯有為厲之厲翰之意蓋欲乞為墓招葬巡等故云然耳非解厲鬼字義也後人多誤解此字致生邪說至有以厲即古癘字謂巡為掌疫癘之鬼若致道觀塑巡為青面鬼狀世之譌謬如此正由誤解此字故也吳中羽林將軍廟譌為雨淋而不覆以屋三孤廟譌為三姑而肖三女郎焉山西有丹朱嶺蓋堯子封域也乃鑿一豬形以丹塗之世俗傳譌可笑大率類此

菽園雜記卷六 六六

昭翰撰言其鄉民嘗逐一雉入山穴中守之久不出乃以土石塞之而去每過其處竊視之封閉如故人不知也久之見其處有水流出不已踰時又過其處則山已崩裂其下成深問之居民云風雨之夕有蛟出故也逐雉者為言其事始知雉亦能為蛟云

京師多尼寺惟英國公宅東一區乃其家退閒姬妾出家處門禁嚴慎人不敢入餘皆不然有忌人知者有不忘者不忘者君子慎嫌疑固不入忌者有奇禍決不可入天順間常熟一會試舉人出游七日不返莫知所之乃入一尼寺被畱每旦尼即鐺戶而出至暮潛携酒榖歸故人無知者一日生自懼乃踰垣而出則臞然一軀矣又聞永樂間有巧工修尼寺得

纏駿帽於承塵上帽有水晶纓珠工取珠賣於市主家識而執之問其所從來工以實對始知此少季竊入尼室遂死於欲屍不可出乃肢解之埋墻下法司奏抵尼極刑而毀其寺今官墻東北草場云是其廢址也

唐季黃巢之亂兵鋒所過多被殺傷然巢性獨厚於同姓如黃姓之家及黃州黃岡黃梅等處皆以黃字得免徽州歙縣地名篁墩本以產竹得名民以黃易之亦得免禍近日程克勤諭德始徵士大夫詩文表白其事而復篁墩之名夫大盜如黃巢亦有此善則信乎天理民彝之在人心未嘗一日而泯滅也

永樂間敕遣大臣分行各處凡民間子弟年二十以上

菽園雜記卷六 六七

爽健者皆選取以備侍衛頗被騷擾其軍悉隸府軍前衛數至二萬有餘立千戶所二十五領之季至六十驗有老疾實狀兵部奏請踈放仍於本州縣照名選補成化間尚書余公議欲再為差官點選時當選處適多饑饉職方郎中劉大夏與予力沮之余不能奪其議遂寢

今之所謂左蓋即古人之所謂右如易繫辭傳書其後曰右第幾章說文註親字云左從辛從木志錢幣者云五銖錢右文曰偵泉左文曰五銖是矣今人乃與相反予求其說而不可得竊疑古人北面視物分左右物在東者值吾右手故為右物在西者值吾左手故為左今人以南面視物分左右故反是然古人言

宮室位置則云前朝後市左祖右社軍行部位則云前朱雀後玄武左青龍右白虎則祖廟與青龍在東太社與白虎在西又與今人所謂左右不異未能決然無惑也

成化辛丑歲西胡撒馬兒罕進二獅子至嘉峪關奏乞遣大臣迎接沿途撥軍護送事下兵部予謂進貢禮部事兵部不過行文撥軍護送而已時河間陳公鉞為尚書必欲為覆奏予草奏大畧言獅子固是奇獸然在郊廟不可以為犧牲在乘輿不可以備駝服蓋無用之物不宜受且引珍禽奇獸不育中國不貴異物賤用物等語為律力言當卻之如或閔其重譯而來嘉其奉藩之謹則當聽其自至斯盡進貢之禮若

菽園雜記卷六 六十八

遣大臣迎接是求之也古者天王求車求金於諸侯春秋譏之况以中國萬乘之尊而求異物於外夷寧不詒笑於天下後世陳公覽之恐拂上意乃咨禮部時則四川周公為尚書亦言不當遣官迎接事遂寢而遣中官迎至其狀只如黃狗但頭大尾長頭尾各有鬚耳初無大異輟耕錄所言皆妄也每一獅日食活羊一控醋蜜酪各一瓶養獅子人俱授以官光祿日給酒飯所費無算在廷無一人悟獅子在山藪時何人調蜜醋酪以飼之蓋胡人故為此以愚弄中國耳

莊子言即且甘帶即且蜈蚣帶蛇也初不知甘之之義後聞崑山士子讀書景德寺中嘗見一蛇出游忽有

蜈蚣躍至 蛇尾循脊而前至其首蛇遂伸直不動
蜈蚣以左右鬚入蛇兩鼻孔久之而出蜈蚣既去蛇
已死矣始知所謂甘者甘其顛也聞蜈蚣過蝸篆即
不能行蓋物各有所制如海東青鷲禽也而獨畏燕
象猛獸也而獨畏鼠其理亦然

讀書萬卷不讀律致君堯舜終無術此雖譏切時事之
言然律令一代典法學者知此未能律人亦可律已
不可不讀也書言議事以制而必曰典常作師其不
可偏廢明矣嘗見文人中有等迂腐及浮薄者往往
指斥持法勤事之士以為俗流而於時制漫不之省
及其臨事誤犯吏議則無可釋而溺於親愛者顧以
法司為刻良可笑也

菽園雜記卷六 六九

本朝子為母服斬衰三季嫂叔之服小功皆所謂緣人
情而為之者也然韓退之幼育於嫂嘗為制服而程
子於嫂叔無服亦嘗言後聖有作雖制服可也母服
斬衰則以儒臣群議不合

高皇斷自宸衷曰禮樂自天子出此禮當自我始

北方老嫗八九十歲以上齒落更生者能於暮夜出外
食人嬰兒名秋姑子自幼聞之不信同寮鄒繼芳郎
中云歷城民油張家一嫗嘗如此其家鎖閉室中鄒
非妄誕人也秋北人讀如菊酒之菊

一彎西子臂七竅比干心詠藕詩也相傳衛文節公作
未知是否一庭生意畱青草萬里歸心放白鷗怒齋
詩也程少詹克勤云嘗見作此題者多涉頭巾氣惟

此聯出色又聞邵復初郎中云鄉人取龍湫祈雨後
送水還湫有作文者集古句一聯云雨三日不止求
之與與之與水一勺之多出乎爾返乎爾亦佳

永樂三年命翰林學士解縉等選新進士才質英敏
者就文淵閣讀書時與選者修撰曾棨編修周述周
孟簡庶吉士楊相劉子欽彭汝器王英王直余鼎章
敬王訓柴廣敬王道熊直陳敬宗沈昇洪順章朴余
學夔羅汝敬盧翰湯流李時勉段民倪維哲袁添祥
吾紳楊勉二十八人時周忱自陳年少願進學文
皇喜曰有志之士命增為二十九人名庶吉士聞洪
武壬子歲嘗選會試士十八人授編修等職讀書文
華堂後又選進士為庶吉士分置近侍諸署若解縉

菽園雜記卷六 七

為中書庶吉士是也而專置之翰林則始於此

天順間文臣閣老李文達公賢武臣錦衣衛指揮門達
最得君而達尤聲勢隆赫傾勤中外嘗忌李出已上
欲乘隙間之有軍匠揚暄者以工彩漆著名于時一
日疏達不法事以聞達因愬於上云此李賢嗾之
也知上必親鞫密召暄囑之暄懼死陽承順惟謹
上果鞫於內苑山子下暄以實對云事非由賢門達
囑臣誣賢臣與賢素不識不敢枉也達由是寵衰而
禍作矣古人謂無好人三字非有德者之言觀此可
知

童庶子緣京師人善謔談嘗撰一事云元世祖既主中
華令華人皆辮髮緹髻胡服嘗視太學見塑先師孔

子及四配十哲像皆冠冕章服命有司作緹髻胡服以易之子路不平愬於上帝曰汝何不識時勢自盤古以來歷代帝王下至庶人皆稱我曰天今名我曰騰吉理只得應他蓋今日是他時勢不得不然且須耐心守待必有一日復舊也此即天定亦能勝人之意可謂善謔者矣

行人司行人初置三百六十員今存三十六員蓋國初諸司官不差出凡有事率差行人永樂中減革行人員數諸司公務差本衙門官出辦行人非冊封親王使外國賫捧詔書之類不差然當時進士除行人者九年才得陞六品官人多不樂今九年得陞各部員外郎三年得選任御史行人頓為增重於前舊

菽園雜記卷六 七十一

嘗為之語云非進士不除非王命不差非覬贖不去其濫可知今朝廷重之人各自重無此風矣

秋官屠郎中之妻無子而妒懼其夫置妾常為贖娠以沮之一年果娠彌月而產則一胞為烏卵者四十七破之中有血水而已項尚書之女無夫而娠家人恐其彰醜飲以冷藥敗其胎竟不効及期而產一胞數蛇遂驚死皆不知其何所感也

孫狀元賢赴會試途中投宿一民家主人敬禮甚隆飲食一呼而具賢疑其家有他會問之主人云昨夜夢狀元至故治具以俟今日公至應此夢無疑矣賢竊自喜至期下第而歸後一科果狀元及第雍御史秦未第時嘗自金陵還陝西道經鳳陽投宿一老嫗家

問知是舉子喜云昨夜夢有御史過吾家子其人邪
雍後以進士令吳被召為御史陸參政孟昭未第時
夫人夢得官參政後果不爽觀此則人之出處信有
前定非偶然也

錢原溥學士回自謫所道江西布政使翁公世資作詩
送之序云天順間先生嘗謂兵部尚書陳汝言曰方
今論功行賞殆無虛日而 母后徽號未加得非闕
典與汝言即以先生之言入奏

英宗大加稱賞隨付史氏以行歲甲申

英廟上賓先生遂為權貴所擠而有順德之行

皇上一日御經筵閱講臣獨以先生不在為問遂下
吏部召還復舊官予嘗以是質之內閣供奉謝伯寬

菽園雜記卷六 七十一

云歲甲申以下一段失實蓋原溥嘗在內書堂教書
今之近侍若懷恩輩皆多出其講下其出以附王倫
其入以懷公之力也

本朝文臣封伯爵者洪武中書左丞相汪廣洋封忠
勤伯弘文館學士劉基封誠意伯正統中兵部尚書
王驥封靖遠伯天順中都察院副都御史徐有貞封
武功伯鴻臚寺卿楊善封興濟伯成化間兵部尚書
兼都察院左都御史王越封威寧伯廣洋後坐累有
貞越不久革爵謫遠地基善革於身後子孫世祿驥
一人而已

本朝軍衛舊無學今天下衛所凡與府州縣同治一城
者官軍子弟皆附其學食廩歲貢與民生同軍衛獨

治一城無學可附者皆立衛學宣德十年從兵部尚書徐琦之請也其制學官教授一員訓導二員武官子弟曰武生軍中俊秀曰軍生衛學之有歲貢始於成化二年五月從少保李公賢之請也其制每二歲貢一人平時不給廩食至期以先入學者從提學御史試而充之

為人上者言動不可不謹否則下人承譎踵誤不勝其弊矣丁酉歲予有考校之役至遷安適同年劉御史廷珪按其地遣人招飲予戲語云饌有驢板腸即赴蓋京師朋輩相戲各有指斥風土所諱以為詬者如蘇淞云鹽豆江西云臘雞湖廣云乾魚之類是已河南人諱偷驢廷珪河南衛輝人而舊傳有西風一陣

菽園雜記卷六 七十三

板腸香之句故以戲之日暮歸縣官率吏人捧熟饌以進問之云聞公嗜驢板腸故以奉也予以實告而遣之既而自悔自是不敢戲言

嘗登嶧山僧作水飯為供食一蔬味佳問之云張留兒菜令採觀之乃商陸也餘姚人每言其鄉水族有彈塗味甚美詳問其狀乃吾鄉所謂望潮郎耳此物吾鄉極貧者亦不食彼以為珍味商陸在吾鄉牛羊亦不食彼以為旨蓄正猶河豚在吳中為珍異直沽漁人剗其肝而棄之時魚尤吳人所珍而江西人為瘟魚不食世之遇不遇豈惟人為然夫物則亦有然者矣仲裘聞張留乃樟柳也

兵部侍郎王偉先任職方郎中用少保于公薦升是職

未幾伺于公過誤密奏之

景皇帝信任于公方專召入以偉奏授之公叩頭謝罪上曰吾自知卿勿憾也公既出偉下堂迎問曰今日聖諭為何公曰姑入語之既入復請乃笑曰若夫有不是處賢弟當面言之未敢不從也何忍至此乃出奏示之偉局躋無地君臣相與如此誰得而間之此于公所以得成安杜稷之功也

常朝諸司奏事御前事當准行者 上以是字答之成化十六七年間 上病舌澀每答是字苦之鴻臚卿施純彥厚揣知之陰獻計於近侍云是字不便請以照例字易之 上得此甚喜問計所出近侍以純對由是得拜禮部侍郎掌寺事尋陞尚書加太子少保

菽園雜記卷六 七十四

純京師人成化丙戌進士長軀偉幹音吐洪亮初任戶科給事中遷鴻臚少卿未二十年驟陞至此可謂際遇之隆矣人有為之語云兩字得尚書何用萬言書

天順閒鄉人陳錡鼎夫為職方郎中嘗談及時事云近得葉與中奏保巡按廣西御史吳禎巡撫其地時葉公總督廣東西軍務舉禎欲分任其責也因問禎之為人鼎夫云一相口耳與中以誠待物宜有此舉異日必為此入累也予竊記之後禎得位結構廣人百計謗葉李閣老惑之時因言官嘗薦葉入朝僅移節宣府而禎不久亦敗矣予於是服鼎夫之先見云近聞于少保薦王偉為侍郎時商狀元嘗密言其非所

宜薦然疏已入矣既而于公有不愜意時每自嘆云先見不如商大朴太朴商公舊字也

夷人黨護族類固其習性同然而回回尤甚嘗聞景泰間京師隆福寺落成縱民入觀寺僧方集殿上一回回忽持斧上殿殺僧二人傷者二三人即時執送法司鞠問云見寺中新作輪藏其下推轉者皆刻我教門人像憫其經季推運辛苦是以讎而殺之無別故也奏上命斬于市予謂斯人之冒犯刑辟固出至愚然其義氣所發雖死不顧中國之人一遇利害至有擠其同類以自全者較之斯人之激於義而蔽於愚其可哀憐也哉

浯溪浯臺唐亭皆在今永州祁陽縣治南五里唐元結

菽園雜記卷六 七十五

次山愛其勝異遂家其處命名制字皆始于結字從水從山從广皆曰吾者旌吾獨有也今按岵唐字韻書無之蓋制自次山浯本瑯琊水名古有此字湘江之谿命名曰浯則自次山耳

陳祭酒詢字汝同松江人善飲酒，酣耳熱胸中有不平事每對客發之人有過面語之不少貸也在翰林時嘗忤權貴出為安陸知州同寮餞之或倡為酒令各用二字分合以韻相協以詩書一句終之陳學士循云轟字三箇車余斗字成斜車，，遠上寒山石徑斜高學士毅云品字三箇口水酉字成酒口口口勸君更盡一杯酒陳云轟字三箇直黑出字成黜直直，為往而不三黜

嘗聞河內縣丞韓肇云一人病耳癢命鑷工爬剔之耳中出彩帛碎屑終亦無恙予不之信也近尚書涑水張公患瘡在告予往問候云一日閒坐忽臀肉作癢搔之覺有物在指下摘之抽出肉紅一線五六寸初疑是筋詳視之蘇州方怪之俄而覺痛瘡遂作矣即此推之則耳中碎帛亦或不誣此皆理之不可曉者

永樂五年會議北京合用糧餉雖本處歲有徵稅及屯田子粒并黃河一路漕運然未能周急必藉海運然後足用見在海船數少每歲裝運不過五六十萬石且未設衙門專領事不歸一莫若於蘇州之太倉專設海道都漕運使司設左右運使各一員從二品同

菽園雜記卷六 七十六

知二員從三品副使四員從四品經歷司照磨所品級官吏俱照布政司例本司堂上官於文武中擇公勤廉幹者以充其職行移與布政司同各處衛所見有海船并出海官軍俱屬提調以時點檢如法整治奏上 太宗有再議之旨遂不行

菘菜北方種之初年半為蕪菁二年菘種都絕蕪菁南方種之亦然蓋菘之不生北土猶橘之變於淮北也此說見蘇州志按菘菜即白菜今京師每秋末比屋醃藏以禦冬其名箭幹者不亞蘇州所產聞之老者云永樂間南方花木蔬菜種之皆不發生發生者亦不盛近來南方蔬菜無一不有非復昔時矣橘不踰淮貉不踰汶雉鴝不踰濟此成說也今吳菘之盛生

于燕不復變而為蕪菁豈在昔未得種藝之法而今得之邪抑亦氣運之變物類隨之而美邪將非橘柚之可比邪

東里楊先生嘗見崑山屈昉送行詩有佳句默識其名一日知崑山縣羅永年以事上京投謁東里問崑山有屈昉何如人永年茫然無以對東里云士人尚不知邪永年慚赧而退及還任乃求昉識之未幾有詔舉經明行修之士永年乃以昉應詔除南海縣丞卒官前輩留心人物如此

今人有喪剪帛以授吊客謂之發孝大抵京師人家發孝主於勾引祭賻之貲江南人家發孝主於勾引人光賁送喪士大夫家亦有為之者此非禮之禮也楊

菽園雜記卷六 七十七

文貞公遺戒子孫不用此最是

朱文公先生本號晦菴今人稱考亭者亭本前代一御史築於其考墓旁故名歲久亭廢韋齋愛其山水嘗欲即其廢址作書院而不果文公後作考亭書院以成先志非別號也

開元錢文或讀作開通元寶或作開元通寶本唐高祖武德四季所鑄非明皇開元間鑄也今錢背間有新月痕人遂以為始鑄錢時工人呈蠟樣楊貴妃玩視之因有指甲痕此蓋不知典故者因明皇季號與錢文偶同而附會其說耳搯按錢志謂為文德皇后

菽園雜記卷七

吳郡陸容文量著

予為庠生時嘗以家難赴愬前巡撫崔莊敏公，以瞽叟殺人舜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當是時也愛親之心勝其於直不直何暇計哉一節為題命作講義公初讀破題喜及讀至結尾有云使葉公而知此其肯以證父攘羊之為直使漢高而知此其肯貪天下而分羹於敵國哉乃益喜稱賞之予時亦以為偶有新得也近得楊廉夫樂府有梧羹詞鄭子美文集有索羹論乃知此義古人先得之矣鄭論云項羽置太公於俎上告高祖而殺之高祖於此所宜卑辭請降迎歸其父然後以項羽既弑其君又欲殺人之父以挾

其子興師問罪與之決勝負於一戰定成敗於萬全未晚也豈可大言無當索父之羹以吾親之重為天下之一擲哉向非項羽有婦人之仁高祖有項伯之援則太公烹於俎上矣項羽既殺太公分羹高祖然後布告天下謂高祖不顧其父挾人殺之而食其羹興師問罪則高祖負殺父之名此身且將無所容於天地之間又安能與之爭天下哉項羽既不知出此反惑於為天下者不顧其家之言使太公幸而獲免高祖因之成事天下遂以高祖為得計索羹為名言紊綱常之義失輕重之權矣末乃引孟子荅桃應之問結之此前人所未道也

本朝中官自正統以來專權擅政者固嘗有之而傷害

菽園雜記卷七 七九

忠良勢傾中外莫如太監王振然宣德年間朝廷起取花木鳥獸及諸珍異之好內官接跡道路騷擾甚矣自振秉內政未嘗輕差一人出外十四年間軍民得以休息是雖聖君賢相治効所在而內官之權振實攬之不使汎濫四及天下陰受其惠多矣此亦不可掩也

楊文定公溥在內閣時其子來自石首備言所過州縣官迎送餽遺之勤南京吏部侍郎范公理時知江陵縣頗不為禮公聞而異之後廉知其賢即薦知德安府其為縣才八月而已商文毅公輅自內閣罷官歸工部侍郎杜公謙時為主事治水呂深遇之獨厚商後被召復職每汲引之白恭敏公圭任淞江布政使

過徐州洪家人與水手相毆主事袁規收其儀杖懇請而解未幾召為工部侍郎袁不自安而公未嘗形於辭色少保于公謙為兵部尚書時葉文莊公在兵科屢劾之後喪偶請于為誌墓慨然成之李文達公之於文莊聞人譖其議已則深銜之且抑之至其沒文莊始得入為禮部其不同如此

江南巡撫大臣惟周文襄公忱最有名蓋公才識固優於人其留心公事亦非人所能及聞公有一冊曆日記日行事纖悉不遺每日陰晴風雨亦必詳記如云某日午前晴午後陰某日東風某日西風某日晝夜兩人初不知其故一日民有告糧船失風者公詰其失船為何日午前午後東風西風其人不能知而妄

菽園雜記卷七 十

對公一一語其實其人驚服詐遂不得行於是知公之風雨必記蓋亦公事非漫書也

還元水者臘月以空瓶不拘大小細布緘其口引之以索浸糞廁中日久糞汁滲入瓶滿自沈取埋土中二三季化為清水畧無臭氣凡毒瘡初發時取一盃飲之其毒自散此法聞之沈通理先生嘗試之有效凡咽喉初覺壅塞一時無藥以紙紋探鼻中或嗅皂角末歎嚏數次可散熱毒仍以李樹近根皮磨水塗喉外良愈

輟耕錄言媼妗字非古吳音世母合而為媼舅母合而為妗耳此說良是今吳中鄉婦呼阿母聲急則合而為黠輕躁之子呼先生二字合而為襄但未有此字

耳又如前人謂語助爾即而已字反切楚辭些即娑訶字反切今以類推之蜀人以筆為不律吳人以孔為窟隴又如古人以瓠為壺詩八月斷壺是已今人以為葫蘆疑亦字之反切耳

世俗相傳以三月二十八日為東嶽生日然不見於紀載許襄敏公彬重修蒿里祠記云每年三月二十八日屬東嶽帝君誕辰天下之人不遠千數百里各有香帛牲牢來獻夫二儀既分五嶽以峙非今日生一山明日生一山有月日次第可記而謂之生日也其妄誕不辨而明矣不知許公何所據而書之石乎然其文集中無此篇殆它人依託者

韻書云楚莊王滅陳為縣之名自此始此說非也周

菽園雜記卷七 八十一

禮小司徒有云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四甸為縣又遂人云五家為鄰五鄰為里四里為鄣五鄣為鄙五鄙為縣則縣之名先已有之但與今縣制不同耳或謂郡縣自秦漢始亦非也周制地方千里分為百縣縣有四郡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秦廢封建之制置三十六郡以監天下之縣漢因而增置郡國六十七郡之名亦先有之特古今制度不同大小實異耳

前代史凡事更時未久曰止何曰居止何曰居止幾何曰未幾其最近者曰頃之曰少選曰為間曰已而曰既而至宋人作唐書事或踰年或數月或數日率用俄而字後人効之如敘宋太祖太宗授受之際一則

曰俄而殂一則曰俄而帝崩以致燭影斧聲之疑紛
紛異說嘗考之開寶九年冬十月壬子帝以後事屬
晉王癸丑夕崩於萬歲殿太祖夜召晉王時夜已四
鼓蓋前後二夕而曰俄而一字不當害事如此敘事
之文可不慎歟

俞貞木字有立錢芹字繼忠皆蘇人草除年間蘇守姚
善好禮賢士有立以明經見重於守月朔望必延致
講書府學嘗令吏饋米於有立誤送繼忠吏惶恐白
守將取還有立云錢先生與人不苟合尤不苟取與
今受米不辭必知公之賢耳守驚異即令人請見繼
忠對使者云吾為郡民有召敢不赴但吾心未宿戒
不可輕往他日可也他日浣濯衣冠齋沐而往守甚

菽園雜記卷七 八十二

喜延之別室請問經義繼忠云此士子之務耳公為
政何不談時務而及此邪守益起敬遂問今日何者
為急務繼忠令屏左右云今日之務勤王為急守躍
然而悟於是密結鎮常嘉松四郡守訓練其民率先
赴行竟死其事

戶部尚書夏忠靖公原吉長沙人德量寬厚喜怒不形
永樂間嘗以治水至崑山寓于敦禪寺所居不設儀
從鄉民數人入寺遊觀公方坐室中觀書不意其為
夏公也雜坐其旁既而它之問僧云尚書何在僧云
室中觀書者是也民懼乃奔去公好食燭豬肝一日
膳夫供具公飯盡而肝如故怪之已而分食乃知入
鹽過多鹹不可食也人服其量楊東里作公神道碑

記隸污織金賜衣吏碎所愛硯皆無怒意謂其有王子明韓稚圭之度非過稱也

丈量田地最是善政若委託得人奉公量見頃畝實數使多餘虧欠各得明白則餘者不至暗損貧寒欠者不至虛陪糧稅弊除而利興矣周文襄巡撫時嘗有此舉以屬戶部主事何寅。日惟耽酒未嘗徧歷田野親視丈量祇憑里胥輩開報輒與准理丈量稍多分豪者必謂之積出比原數虧欠者皆謂之量同更不開虧欠一項如太倉城中軍民居址街衢河道俱作納糧田地量至北郊二十七保多出田畝若干將內二頃九十三畝有奇撥與太倉學收租益縮於城市而伸於郊墟故有此積出非原額之外田也別處

菽園雜記卷七 八十三

量出多餘者則以送京官之家自正統初至今量同者納無地之糧京官家享無稅之利是雖何寅貽患於民而文襄安於成案不察其弊益亦不能無責也寅廣東南海人嘗問其家世已蕩然矣或者為官不忠所事之報邪

府官之制始於秦立郡守郡尉郡丞郡監之官漢因秦制罷郡監以丞相史分刺屬郡謂之刺史景帝改郡守稱太守郡屬有司馬之官後漢有郡主簿五官掾五官掾者兼置功曹戶曹決曹賊曹倉曹是也晉齊深陳竝因之隋改刺史為總管以長史司馬錄事參軍東西曹掾司功司兵司倉司土司馬司法司戶諸參軍為參佐而省治中別駕煬帝改總管為太守改

長史司馬為通守贊治尋改贊治為郡丞唐改太守為總管又改總管為都督省郡丞置別駕長史餘悉因隋制景雲初罷州都督為刺史天寶元年改刺史為守乾元元年陞州刺史為節度使大曆五年改節度使為觀察使宋以知州大都督之銜其官屬有通判長史司馬簽判、官掌書記推官支使錄事司戶司法司土司理參軍政和間置司儀司兵司功與司錄司戶司土司刑為州七曹宣和間改州為路設安撫使都總管兼本路鈐轄紹興初改州為府以知州為知府設通判三員罷司儀司兵司功諸曹官元改府為路設達魯花赤總管同知治中判官推官經歷知事照磨提控案牘譯史及錄事司達魯花赤錄

事判官各一員 本朝改路為府革達魯花赤治中提控案牘譯史錄事改總管為知府判官為通判而同知推官經歷知事照磨皆仍其舊檢校則建置云今世富家有起自微賤者往、依附名族誣人以及其子孫而不知逆理忘親其犯不韙甚矣吳中此風尤甚如太倉有孔淵字世陞者孔子五十三世孫其六世祖端越仕宋南渡至其父之敬任元通州監稅徙家崑山元祐初州治遷太倉新作學宮世陞多所經畫遂攝學事號莘野老人子克讓孫士學皆能世其業士學家甚貧常州某縣一富家欲求通譜士學力拒之歿後無子家人不能自存富家乃以米一船易譜去以此觀之則聖賢之後為小人妄冒以欺世者

多矣

周瑛良石知廣德州時作祠山雜辨其辨埋藏一事云
按埋本作狸周禮以狸沈祭山川注云祭山林則狸
之祭川澤則沈之是埋藏者本山澤之祭也其曰今
夜埋藏及旦皆無有過言耳考諸本集誌埋藏事謂
坎地深廣各五尺凡祭物皆三百六十舁置坎中蒙
以太牢之皮反土而平治之土不見羸餘或加縮於
初及久後埋藏或值其故穴皆不見其中所有此說
未為無理蓋上不見羸餘者平治之也或加縮於初
者物腐而土陷也久後埋藏不見中所有者物化也
今盜發古塚皆不見其中所有者亦化也人言地熱
則速化埋藏易化地熱故也道流欲神異之故為過

菽園雜記卷七 八十五

言以駭愚俗耳所云本集蓋祠山舊有指掌集良石
按而辨之

布衣沈鑒文昭記覽博洽而放言自廢時目為沈落魄
或問云今之居大位享大福者未必有學問有學問
者多是貧賤無福何也文昭云有學問便是福何須
富貴老僧惟寅嘗云讀書要有福無福者讀書不成
如人家子弟有志讀書若無衣食之憂戶役之擾疾
病之累以奪其心便是有福縱使無憂於衣食無擾
於戶役若身常有疾則不能遂志即是無福此等議
論皆有理

前代賜諸侯有湯沐邑賜公主有脂粉田而皇莊則未
聞也今所謂皇莊者大率皆國初牧地及民田耳歲

計之入有內官掌之以為乘輿供奉然國家富有天下天地莫非其有倉廩府庫莫非其財而又有皇莊以為己有此固衆人所不識也聞大臣中惟彭文憲嘗言之其疏留中不出而言官不聞有議乞革罷者何邪或云正統天順間尚無之

瞿世用御史巡按廣東時嘗寢疾卧內有墜壁一堵一夕幻出山水圖世用心怪之然猶疑病中眼花妄有所見召縣官入視皆以為畫也乃命以墨塗之隱隱猶見筆跡後數日才滅世用病尋愈亦無他

京師閤閣多信女巫巫有武人陳五者厭其家崇信之篤莫能制一日舍青李於腮給家人瘡癢痛甚不食而臥者竟日其妻憂甚召女巫治之巫降神謂五所患

菽園雜記卷七 八十六

是名丁瘡以其素不敬神不與救家人羅拜懇祈然後許之五佯作呻喚甚急語家人云必得神師入視救我可也巫入按視五乃從容吐青李示之倅巫批其頰而出之門外自此家人無崇信者

布衣李靖不揆狂簡獻書西嶽大王閣下靖聞上清下濁爰分天地之儀晝明夜昏乃著人神之道又聞聰明政直依人而行至誠感神信不虛矣伏惟大王嵯峨擅德肅爽凝威為靈術制百神配位名雄四嶽是以歷像清廟作鎮金方遐規歷代哲王莫不順時禋祀興雲致雨天實宥從轉孽為祥何有不賴嗚呼靖者一丈夫爾何得進不偶用退不獲安呼吸若窮池之魚進退似失林之鳥憂傷之心不能已已社稷凌

遲宇宙傾覆奸雄競逐郡縣大崩遂欲建義橫行雲
飛電掃斬鯨鯢而清海嶽卷氛祲以闢山河使萬姓
昭蘇庶物昌運即應天順人之作也又大寶不可以
妄據欲杖劔竭節未有飛龍在天捧忠義之心身傾
濟世志吐肝膽於階下惟神鑒之願告進退之機得
遂平生之志有賽德之時終陳擊鼓若三問不對亦
何神之有靈然後即請斬大王頭焚其廟建縱橫之
畧亦未晚也惟神裁之右李衛公上西嶽書不見紀
載喜其奇而錄之聞

高皇將起義陰卜於山寺伽藍神三投玦皆不許遂
擊破神像而去十數季間致成大業蓋古之英雄豪
傑欲建功業若衛公者必其先有定志而假鬼神以

菽園雜記卷七 八七

決之所謂質諸鬼神而無疑者也况帝王之興自有
天命雖鬼神之靈亦莫能測其機兆則夫叢祠土偶
豈能決哉

天順間太監曹吉祥忠國公石亨用事勢焰炙手可熱
文人武士出入其門以盜有名器者不可勝數京師
有賀三老者吉祥從子都督欽之妻父也見欽聲勢
日盛獨不踵其門欽嘗欲為求官力辭不可乾麪
嚙嚙口一賣餅小家生女美而豔都督石彪欲取為
妾父母樂從之女獨不肖乃已未幾石氏敗彪棄市
曹欽謀反凡連姻及所親者誅竄殆盡三老獨免
京師有婦女嫁外京人為妻妾者初看時以美者出拜
及臨娶以醜者換之名曰戳包兒有過門信宿盜其

所有逃去者名曰挈殃兒此特里閑奸邪耳又有幼男詐為女子傳粉纏足其態逼真過門時乘其不意即逸去成化間嘗有嫁一監生者適無釁可逸及暮近之乃男子也執於官併其媒罪之有男詐為女師者京城內外人家留教鍼指後至真定一生家生徃狎之力辭不許生強之乃男子遂繫之于官械送京師法司奏置極刑此皆所謂人妖也

鮓魚字一作鮓味美而子有毒不減河鯀子食之能殺人聞蛇亦能化鮓凡鮓在旱地得者不宜食下水則無毒矣

駙馬都尉本秦漢官漢有奉車都尉主車輿駙馬都尉主駙馬騎都尉主羽林騎是謂三都尉今止稱駙馬

菽園雜記卷七 八十八

省文耳然唐人云戚里舊知何駙馬今人數列侯云公侯駙馬伯蓋詩詞文移取便無妨若君前奏對自當稱駙馬都尉今謂陵陛辭復命皆云駙馬臣某蓋承襲謬誤莫之正耳

成化庚子山西石州民家生一猪二頭二尾八足共一脊生即死王主事祿公差至其地嘗聞之知州云

嘗與鄭介菴會飲介菴問魚餒肉敗不直曰魚爛肉腐而云然何如予不能對因請教曰魚之爛自內始如腹之餒肉之腐自外入如軍之敗請問何出云不知所出嘗聞之先輩張伯緒如此後讀程沙隨思問錄中具此說始知出於程嘗見晦菴先生稱沙隨為程丈蓋前輩也思問錄於論孟多所發明

同寮劉時雍言其鄉一女染奇病每中夜有物來與交
日漸羸憊醫莫能治聞一道士能祛邪請治之道士
求二童男沐浴更衣各授以劍作咒語嚶水使舞
將終叱之去二童趨出投水中久之不起衆危之踰
半日水忽涌起二童共持一大蛇頭出頭微有角蓋
蛟類也二童仆地久而始甦女是夜始安寢病不復
作矣道士由是名譽大振後有人召之竟不驗或疑
其犯淫污自壞也夫蛟惡物也昔周子隱許旌陽皆
嘗斬蛟疑天地間自有此等神術人能至誠感神則
神物為之訶護而其術以行不然則深淵之底蛟龍
之所蟠據人雖氣正而不武非其素履熟由之地而
亡生以狗之鮮有不墮其牙頰者矣安望其能提觸

菽園雜記卷七 八九

體而出哉

翰林編修張元禎嘗建言選六科給事中不必拘體貌
長大惟當以器識遠大學問該博文章優贍者充之
其言最當徒以不拘體貌一言有碍竟托之空言而
已蓋六科係近侍官兼主奏對必選體貌端厚語言
的確者以壯觀班行表儀朝宇但在前居此地者體
貌非不端厚而其器識學問文章往々過人蓋出自
精選號為得人如姚夔葉盛林聰尹旻張寧輩是已
以後則專以體貌為主而其所重者反不之計所謂
出題考選亦不過虛應故事耳揆其所以其時與選
者相繼多北人大率專主體貌則其類得以並進况
學識兼備者必思舉其職而屢有糾彈不若安靜簡

默者之易制也鹽山王忠肅公素有重望亦進一二鄉里之劣者則其餘不足責矣使為吏部者以公夫下為心不陰厚鄉里遇缺選其體貌豐偉音吐正當者五倍其數試其奏議彈文數篇若場屋時文則不以試每五六人中擇其優者一人奏上如此而不得人吾未之信也

同寮吳味道處之遂昌人嘗言其家人看稻莊所夜吹籩以自娛忽有大面矧人倚石而聽之次夜亦然家人知其為鬼物然未敢發也至三夜乃然炭坐處置鐵筋炭中取籩吹之其物復來乃出其不意取筋刺之急趨水旁去詰旦蹤跡之見一大蝦蟇死水旁刺痕在其頷下

近時言官言宮闈事嘗受挫辱自是事無大小噤不敢言有孫御醫者素善詭人問生疥何以愈之曰請六科給事中飭之問故曰不語唾可治疥也崑山有徐生善寫竹嘗遊京師吏科有知者請寫竹於壁寫畢欲題其上云朝陽鳴鳳或云恐致人口語不若易以舞鳳或又以為不可乃以彩鳳易之有從旁語云鳴也鳴不成舞也舞不成不如好衣服搖擺過日可也衆哄堂一笑而散聞此等嘲謔固言路之不幸亦非國家之幸也

土兵之名在宋嘗有之本朝未有也成化二年延綏守臣言營堡兵少而延安慶陽府州縣邊民多驍勇耐寒習見胡虜敢於戰鬪若選作土兵練習調用必

能奮力各護其家有不得驅使者兵部奏請 敕御史往會官點選如延安之綏德州葭州府谷神木米脂吳堡清澗安定安塞保安慶陽之寧州環縣選其民丁之壯者編成什伍號為土兵原點民壯亦改此名其優恤之法每名量免戶租六石常存二丁貼其力後五石以下者存三丁三石以下者存四丁于時得壯丁五千餘名委官訓練聽調此陝西土兵之所由始也

成化十六年四月初二日雲南麗江軍民府巨津州雪山移動十七年六月十九日戌時大理府地震有聲民屋搖動二次而止鶴慶軍民府本辛亥時滿川地震至天明約有一百餘次日午時止解舍墻垣俱

菽園雜記卷七 九十一

倒壓死軍民囚犯卑隸二十餘人傷者數多鄉村民屋倒塌一半壓死男婦不知其數麗江軍民府通安州本日戌時地震人皆僵仆墻垣多傾以後晝夜徐動約有八九十次至二十四日卯時方止各處奏報地震無歲無之而雲南之山移地震蓋所罕聞者故記之

菽園雜記卷七

九十三

